

“诶？你姐姐要来？”看来，原本舒适的晚饭时间可能会有些煎熬了。

“嗯，我刚才收到line的消息。她说她要请客呢。还把店名告诉了我了哦。”雪之下轻叹一口气，揉了揉太阳穴，似乎也是为阳乃小姐的突然到来感到无奈。

“那没办法了啊，那个人无法拒绝。”我也跟着雪之下叹了一口气。同一类人互斥吗，说不定是这样的。

“走吧。”我催促着雪之下，离约定的时间很近了。

“嗯。”我和雪之下就这样被强行拉出了公寓。秋季的夜里微凉，雪之下挽着我，我也向她靠近了一点，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暖一些。

看来，阳乃小姐贴心地选了一家离我们住的公寓比较近的居酒屋，她还是像以前那样每次都不请自来，真让人头疼啊。

“说起来，这是上大学后第一次见她吧。”

雪之下低着头思索着，“好像是。比企谷君也没有什么理由见到她吧。”

“见到她需要什么理由吗。好像每次都是她自顾自地把人叫出来吧。还有，大概你就是理由吧。”我并非对那个人持有讨厌的情绪，只是不怎么擅长应对她。她对雪之下的重视超过了我的想象，我这样说应该是没错的，她确实每次都是因为雪之下出现的。或许是她出现时的逼迫感让我无所适从，仿佛一定要从你的语言里得到什么。

“我也觉得是这样吧。过去出现都是为了追问我为什么这样做，即使态度恶劣，言语锋利，我也未曾讨厌过她，过去是我一直逃避着，才会害怕面对她。姐姐她不允许暧昧飘忽的情况。”

雪之下神情有些忧伤，低着头，像是不忍继续说下去。“所以，我后悔着自己太晚给出答案。反过来说，她才更辛苦吧。”雪之下说完，抬头苦笑着望着我。

“我觉得应该来得及。我想，她并没有怪你。你不也慢慢在做她做的事情了吗。”

雪之下其实已经开始接触她父亲的一些事务了，所以她常常会跟我探讨着这些事情。我也开始明白，政治台面上和台面下的事情大相径庭，也有些理解雪之下阳乃面具的意义，她面对的压力和辛苦应该不是我能想象的。

“你和姐姐就是这个地方非常像，总是能轻易地看穿别人呢。”雪之下稍微舒展了眉头。

“不，拿她和我对比，你实在是有些高估我了。我只是那糟糕性格所致，你姐姐那是真正意义上的强大呢。”我和她，果然还是不太一样。

雪之下看着我温和笑了一下，没有接我的话。不知道我的自我嘲讽有没有安慰到她，不过，我确实这么认为着，因为我有我自己的角度。

“对了，既然你姐姐请客吃饭，今晚我们好好大吃大喝吧。”虽然要见的是阳乃小姐，但是免费吃饭确实会让人心情愉快吧。

“明明比企谷君吃得不多呢。”我的食量确实不大，总不可能每个男孩的食量都像少年漫男主角一样吧。

“但是呢，这是天上掉下来的免费晚餐。嘛，虽然你姐让这顿晚餐有类似欺诈的味道。”谁知道那个人又在想什么呢。

“那不跟比企谷君一样吗。这个男人说现在是最低价买下来还能保本呢。”

她低声笑了出来，左边一小撮头发从肩后垂落到了肩前，这家伙的眼睛怎么总是炯炯有神，闪闪发光啊，可爱得不得了。我除了可爱还有其他的词汇吗。

我笨拙地伸出左手，帮她把头发重新撩到肩后，她左手挽着我，不方便做这样的动作吧。头发别过去后，我清晰地看到了她的侧脸，白皙的肌肤，樱桃般的小嘴，侧脸原来也无懈可击吗。

“比企谷君，你真爱突然袭击呢。”有些抱怨，雪之下微微被惊吓到，睁大了眼睛，随后有些害羞地低头。

嗯？难道我做的事情很奇怪吗？

“哦，到了。”我一眼看到了约定见面的店名。

“姐姐应该在里面了。我们直接进去吧。”

我看了一眼时间，还没迟到。

跟着店员指示，我们走到了一间料理包厢。我推开门，看到了已经座位上的阳乃小姐，她刻意的假笑还是那样冰冷。

“抱歉，等很久了吗，姐姐。”雪之下一边道歉，一边从容坐了下来。

“呀，还好，我也刚到。对了，比企谷君，好久不见呢。”听到她叫我名字，我才恍然反应过来，急忙就坐，“嘛，似乎是这样的。”我为什么要慌啊。

“比企谷君，现在还不叫我姐姐吗。你都已经是小雪乃的男朋友了。明明我也这么疼爱你。”

阳乃小姐故作可怜的表情，仿佛下一秒眼泪夺眶而出。真是的，别强人所难啊。

“这个嘛，我实在称呼不出来啊，阳乃小姐。”

“姐姐，突然把人叫出来到底是要做什么。”雪之下带着有些责备的语气。

“没什么嘛，你们两个都成年了吧，我还没跟你们好好地喝过酒呢，哈哈。”这个人到底在想什么啊。雪之下听到理由，烦恼地揉了揉太阳穴，“姐姐，你真是乱来呢。”

“呀，我也想知道小雪乃和比企谷君的酒量呢。”阳乃小姐开怀大笑了起来。到底是玩笑话，还是真心话，我想，也只有酒后才能见分晓吧。

“你不怕吗，万一你先喝醉了。”我小心地试探着。阳乃小姐一改轻松的口气，瞬间用肃杀的眼神盯着我，却依然保持微笑，用着警告般的语气，“先喝醉的不是比企谷君吗。”

我有些坐立不安，“说不定是我先喝醉呢。”雪之下插话进来。确实，从事实来说，雪之下有可能是先喝醉的。

“还不饿吗？”我嘲讽地问道。

“哈哈哈哈哈，也对呢。你们都饿了吧。”阳乃小姐扑哧大笑了出来，“放心吧，我刚才已经点了很多菜，很多酒哦。”这个人不会真的想让我们喝醉吧？

“打扰一下，您点的菜好了。”

“好的，请进。”阳乃小姐站起来去开门。

“诶？雪之下前辈？”我和雪之下好奇转头。这是叫谁呢？毕竟有两个雪之下前辈啊。

这个人，我见过一次，是雪之下社团的后辈吧。他好像呆滞在门口了。

“请进吧，是小雪乃和比企谷君认识的人吗。”

“这是学校社团的后辈。”雪之下解释了一下。

“藤野君，你在这里兼职吗。”

“嗯。。是啊。真巧呢。”可能有不太熟悉的人在现场吧，他有些害羞低下头将东西一样一样放在桌上，连将拿菜和酒的手都有些微微颤抖。他恭敬地退到门口，“请慢用。前辈之后再见吧。”看他似乎有话却说不出，

“好的。”雪之下点了点头。

阳乃小姐似乎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幕，我着实为那个后辈流了一把冷汗，真不巧，这里有一个大魔王呢，没办法好好打招呼吧。

“比企谷君真是深受青睐呢。”

“你意指什么呢？”这个人说着莫名其妙的话。我深受谁的青睐呢？

“小雪乃还在参加社团吗？”

“之前是有的，最近事情变多了，也不经常去，所以我打算退出了。”

“是吗。”阳乃小姐没有继续问下去。

“我们能吃了吗。吃一顿晚餐很不容易呢。”说实话，我饿的不行了啊！反派就是因为跟你们话一样多才总是没有对主角痛下杀手，故事才拖得这么长啊。

“那听比企谷君的，开动吧。”雪之下微笑着看向阳乃小姐。

“那吃吧，先吃才能畅饮呢。”终于，我们拿起筷子。免费，意味着，前奏长，向来如此。

呀，雪之下这家伙比我想象得还要不擅长喝酒。在被亲姐姐的哄骗下，在被自己不服输自尊心的驱使下，甚至在我尽可能替了几杯的情况下，她还在喝醉趴在桌子上安详地睡着了。雪之下，激将法不要总是中招啊。她趴着的脸朝着我，白皙脸颊上因为不胜酒力出现了晕红，睡的十分舒服。我轻轻地打理着她的头发。

“真是的，为什么特意要灌醉雪之下呢。”我看向仍有余力的雪之下阳乃，有一丝不满地询问。

她晃着手里的酒杯，那没有弱点的容颜似乎也出现在了一点破绽。“为什么呢，比企谷君，你觉得呢。”她满不在乎，看着酒杯回答我。

“你来是为了确认的，对吧。”我没有一丝犹豫脱口而出。

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因为酒的原因，我原以为她会锋利回击我。结果，她却露出了对她来说不太可能的温柔的眼神，“你真的特别敏锐呢。连那样完美的伪物被你看穿，真是有些不甘心呢。”

我长长叹了一口气，“我没有你想象得那么可靠。只能说，我勉强理解你的立场。”

“只能说，小雪乃运气不错呢。遇到比企谷君你。那样被迫地选择趁早结束果然是最好的。”

阳乃小姐面露哀伤的神情，话语柔软了许多。

“你不甘心吗。我能问一问吗。”我仍有些谨慎小心询问。

“不甘心？这二十几年都这么过来了，说不甘心不可能没有吧，”阳乃小姐微微停顿了一下，放了酒杯，轻轻地抚摸着雪之下的头，“但是，没有什么比做出这样的选择后，还必须看着这孩子选择伪物一样的人生更不甘心了。”

果然，雪之下阳乃深爱着雪之下雪乃。看着她此刻柔和得像清澈平静的河水般的眼神，我确信了。

“阳乃小姐，难道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吗。”

“没有想做的，也至少有不想要做的事情吧。”

即使摆在自己面前的唯一选择，也谈不上自己的选择。选择虚伪，是迫不得已的事情，有人能选择真实，那背后必定有人为你选择了虚伪。即使知道你说的话是真实的，我还是讨厌。不过，你们的真心，也是真实的。

“果然，是家人对吧。”我放松地说了出来。

“你大概也是一个不错的哥哥呢。比企谷君。”

“那真是感谢你的表扬。不过，你也是一个不错的姐姐。”我坦诚地表达我对她的敬佩。

“谢谢。”她开朗笑着看向我。

不知道她是否仍相信着。我希望她仍相信着。

我背起雪之下，阳乃小姐起身去结账。

“路上小心哦。别让小雪乃伤到了。”她笑嘻嘻叮嘱着。

“你也是。说起来，你还没醉吧，不会迷路吧。”这个人喝的不少呢。

“完全没事。你们快回去吧。”她果断地转过身。

我似乎有些不甘心，雪之下阳乃不应该是这样的结局。霓虹灯下的她背影有些落寞。

“阳乃姐。”听到我称呼，她惊讶地回过头。

“真物，是存在的，真的存在的。所以。。”

我不敢喊得大声，怕惊扰到背后熟睡的雪之下。

她苦笑着，眼眶湿润，却依然美丽。

“我知道呢，比企谷君。”

或许，雪之下阳乃并非是那夏季炙热的阳光，开朗而刺眼，让人看不清，而是冬季里那和煦温暖的阳光，充满希望，依然相信，相信来年春天会到来。我衷心祝福着。

要去寻找 去到那边



アニメーション制作

制作プロデューサー

制作管理

探しに行くんだ そこへ